

## 第八回 觸怒權奸因卻婿

詩曰：

酌酒與君君自寬，人情翻覆似波瀾。  
白首相知猶按劍，朱門先達笑彈冠。  
草色全經細雨濕，花枝欲動春風寒。  
世事浮雲何足問，不如高臥且加餐。

——右《酌酒與裴迪》

話說錢生正在憂懣不悅，忽值夢珠小姐差紅蕖以數行持至，錢生接來細看，那紙上寫道：

前夕晤君，聞已許聘趙氏，若然，妾願居其次，因家君燕子磯回，云在關帝廟中遇一申屠丈，天下異人也。子若竭誠往謁，或者明珠可求。至於王太常，品行不端，但宜婉曲辭婚，慎勿直遂，以取莫怒。自今以後，妾之身，付在君矣。幸亟圖之。

錢生覽畢，不勝欣忭道：「小姐不但深情，兼有敏識。曩時申屠丈曾說：『倘有緩急，不妨謀諸我。』」那梅山老人又道：『遇珠則圓。』這段姻緣想有幾分可就。然非小姐裁示，幾乎忘矣。」遂帶了紫蕭，直往燕子磯關廟訪問。廟祝道：「相公莫非姓錢麼？」錢生怪而問之，廟祝道：「申屠丈先生臨去時，囑咐小道云：『三日後，有一位姑蘇錢秀才來訪，可對他說，須到東昌相會。』」錢生大驚道：「申屠丈可謂神矣。」想起堂叔錢一鶴，正做東昌府知府，不如乘此機會，到彼省候，便可以從容尋問那申屠丈了。主意已定，回到書館，請見范公道：「不肖執意辭婚，梅川年伯必然見罪。今有家叔蒞任東昌，意欲暫往省謁，俟王年伯服滿進朝，再當趨侍左右。」范公大悅道：「賢侄所見不差，但途中須要保重。」遂即庖藻作租。至夜席散，錢生方進臥房，把那行李收拾。只見紅蕖潛至，持一錦囊付生道：「小姐聞君遠行，無由面別，特俾妾來，以此不腆為贖。」錢生謝道：「煩乞小娘子致意小姐，小生此去，倘或得了明珠，不時定聘，乃不可為著小生，憂損花容。」乃檢視囊中，只有紋銀一鎰，其餘俱是金珠，約值三四百金。錢生把那琴劍書笥，留在其內，只把小姐所贈之貨，並要用物件，俱放在皮匣中帶去。曉起別公，出門之際，回頭頻望，魂斷意迷，不覺潸然泣下。珠娘一聞生去，玉怨花愁，其相憶之情，不待言矣。再談呂主事，細述錢生推卻之意，回復梅川。梅川赫然大怒，玄卿笑道：「諒那腐儒薄福，豈能坦腹喬門。然在老先生，豈患無一嬌客，何必取此迂妄之人哉？比聞閻老有女，四德俱全，何不為令郎公求此佳婦？」梅川道：「鄙意懷之久矣，因此公清奇簡傲，不近人情，又不知其女可稱淑媛否？」玄卿道：「昨日親見，范小姐《望月》一詩，請為老先生誦之。」遂朗詠一遍，梅川聽罷，欣然道：「有此美纔，豈無麗質？但無人可做賽修。」呂主事道：「聞有清士許翔卿，與范老先生至密，不若託彼為媒，下官亦當從旁相懇。」梅川大喜。無何，已屆重陽，遣僕持柬邀請許翔卿，翔卿接柬視之，上寫道：

制侍生王芬頓首啟翔卿兄愛下：久懷雅致，未獲識荆，茲屆重九，敝園樓臺崇敞，願與君登高一談，君幸惠臨。不穀。

翔卿暗付道：「此公平昔勢利，矜以慢人，今特遣使邀我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欲要推辭，又恐見怪，只得隨了來使，具名拜謁。梅川一見翔卿，笑容可掬，直延進後園書室，備敘寒溫，少頃，擺列酒餚，賓主對坐，飲至半酣，梅川從容問道：「聞老近日起居何以？」翔卿道：「范公琴酒陶情，頗得香山池上之樂。」梅川道：「聞有淑愛，纔色無雙，桃夭未詠，意欲為小兒求聘，吾兄試度其允否？」翔卿道：「只恐范公不敢仰攀。」梅川作色道：「翔卿何出此語？吾與閻然不惟同年，兼且累世通家，今以兒女聯姻，乃是一樁美事，故特奉送玉趾，煩為小兒作伐，事成之日，柯儀必當重謝。」翔卿道：「既承明公鈞諭，敢不借口舌之勞，以締朱陳，俟與范公求得庚貼，即當回復。」梅川大悅，呼童斟酒，連敬數杯。臨別，梅川又道：「小兒親事，全仗尊力，並煩致意范翁，不可學那錢蘭小畜生，不識高低，故為推卻。」翔卿惟惟，作謝而出。不敢遲緩，連夜往見范公。范公道：「彼特冰山作泰山，吾與往還，尚懼禍及，豈有以女締親之事。明日君去回復，只須依我，如此如此，以辭絕其意。」翔卿領諾。

次曉即至王宅，求見梅川，梅川道：「許君清早惠臨，想必姻事得妥？」翔卿道：「執柯無力，惶恐惶恐。」梅川即變色而問道：「豈閻然有所不允耶？」翔卿道：「范公非敢不允，只因小姐三歲時，曾有異人相道，此兒福薄，議親不可太早，早則不壽。須到二十歲外，有以明月珠為聘者，方是夫妻。故議親雖多，范公一概不敢許諾。特洩小可致謝厚忱，異日尚要踵問荆請。」梅川大怒道：「明明欺我，造此胡言。我今日方知那錢生不允親事，也是他的主意。罷罷，拚我這窮太常，與他做一個對頭。」又叱翔卿道：「我好意做成汝做媒，誰料汝也不知人事，為他捏造虛辭，特來誑我。」翔卿再欲開口，梅川已氣沖沖的踱進屏後去了。翔卿滿面羞慚，回達范公，范公道：「由他發怒，我巴不得與他絕交。」正在談論，忽見呂主事差人下書。公拆書細看，單為王太常求親一事，中間指陳禍福，無非迫抑公允從的說話。范公擲書於地，微微冷笑道：「鄙哉，玄卿！真小人也。我老范錚錚傲骨，豈為社鼠恐嚇耶？」那遞書的在門首等候半日，不見回書，含怒而去，報與玄卿。玄卿十分不快，即時往見梅川。梅川道：「范公不允結親，毫無情面，我欲尋事害之，君謂計將安出？」玄卿道：「老先生榮行在即，俟進京之後，設計中傷，有何難哉？」梅川搖首道：「怎耐得這許多時？」玄卿道：「既要速行，更有一策，我聞裴大司馬，初為淮揚鹽院，被閻然彈了一本，已成不解之仇。老先生何不摺摭其過，修書一封，送與司馬，則司馬必信公言，而老范難免不測之禍矣。」梅川大喜道：「此計妙絕。」即央玄卿起稿，星夜遣人北上。且不說王、呂安排陷害，只可惜范公不知禍患臨身，猶以絕交為幸。正是：

灶突已煙上，燕雀猶未知。

且說范公有一嫡侄，諱斐，字文甫，年踰弱冠，以恩例為國子監監生，自朝瑛沒後，公即承繼為嗣。一日偶從府前經過，聞得衙役人喧傳說道：「聖上差下校尉，要拿一位鄉宦。」范斐挨身相問，正問著王太常的家人，那家人也不認得范斐，隨口應道：「要拿做開封府太守的范閻然。」范斐聽了大駭道：「那范太守居官清正，居鄉仁善，犯著何罪，聖上卻要拿他？」那人笑道：「這是朝廷的主意，我們哪裏曉得。」

范斐驚得面如土色，飛報范公。話猶未畢，只見許翔卿疾趨揮汗而至道：「風聞校尉到府，雖未開讀，外人紛紛傳說為著明公，雖未知真假，不得不來相報。」公方大驚道：「我任開封二年，雖無功德及於百姓，未嘗得罪於朝廷，不知聖上為我，為甚？」

正欲遣人偵探，忽報呂爺來了，范公慌忙迎入。玄卿道：「聞老猶未知麼？適聞官旗到郡卻為著老先生，我想朝廷之上，權重的莫如大司馬裴公，與裴公至契的，莫如王梅老。今老先生遭此奇禍，據下官愚見，何不將令愛小姐，連夜送過王宅成親，待王老先生進京，求救於裴公，則天威可解，而身家可保。」范公道：「謹謝厚愛，若范某無罪，則聖明自然息宥；如果悖逆不法，這是獲罪於天子，豈媚於輿灶所能免乎？」玄卿道：「老先生只因性氣躁直，所以見嫉於人，仕途坎凜，今當禍患已成，猶依然執拗，只恐廷尉未必於公，九重高而難吁，不聽僕言，悔無日矣。」范公道：「與其在己以幸免，不如守正而待命，緹騎一來，某即含笑而去矣。」玄卿知事不諧，即起身告別。

范公忙喚范斐商議道：「吾料禍根必起於梅川求親不遂，此老奸險異常，我若被逮入都，家內無人，他還要尋計毒害。汝今晚帶領叔母、妹妹、並汝妻子，悄然出城，明日五更，即僱船直走姑蘇，暫避在錢老夫人家下。」又向翔卿道：「君以家事清寒，斷弦未續，我有使女蓮香，每欲備奩贈君，遲遲未果。今臨不測之禍，死生難料，君可速喚肩輿，從後門抬去，以遂我之初心，幸勿推卻。」翔卿頓首泣謝。公即進內，與小姐訣別道：「汝兄夭歿，所以承顏膝下者，惟汝一人。滿望贅婿，使我兩人暮年有靠，誰料誤聽明珠一語，遲延至今，竟以求聘不遂，遭了王賊之害。我今進京，萬一皇天憐我，無罪或得生還，與汝尚有相見之期。只怕群奸布網，天欲絕我，或斃在獄中，或受刑西市，則我父子自今一別，永無再見之日了。我也無所囑，惟承事母親，比我在時尤宜孝順。待錢郎一歸，即諧伉儷，事夫敬姑，若能各盡其道，則汝父雖在九泉之下，庶幾瞑目矣。」小姐聽罷，登時哭仆在地，哽咽不能出聲。范公又謂夫人道：「本欲與卿白頭相守，奈何同林之鳥，大限各飛，若到姑蘇，切須照護女兒，伺錢郎東昌一回，不必明珠，即完了女兒姻事。至於家業，夫人自能料理，吾亦不及備細叮囑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保重。」剛剛說得半句，即淚如雨注，放聲大慟。左右女婢，無一人不墜淚者。公雖天性剛烈，亦覺淒然傷感。分咐未畢，校尉已至門首。小姐牽住公衣，大哭道：「爹爹為孩兒被禍，孩兒不能學那緹縈女，上書叫屈，不如死在膝下，做厲鬼以報冤。」范公再三撫慰道：「我為父的，不得罪於國家，到京自能申辨，汝不必過為無益之悲。」外邊催喚甚急，怎奈小姐牽住不放，公遂絕裾而出。

是夜拘禁公館，次日把聖旨宣讀，即以檻車押赴長安，親戚故友，並無一人探望，惟有老僕金元隨身扶侍，可憐仁厚惇愨，如公見幾而作，已退歸林下，猶不免於睚眦之辭。君子於此，每為之三嘆焉。夫人、小姐當晚收拾細軟，同著范斐夫婦，一路悲傷，自向蘇州進發。翔卿得了蓮香，即諧花燭，蓮香泣道：「范爺為人剛方正直，所以小人嫉惡。今被逮入京，料必兇多吉少。平昔解衣衣君、推食食君，妾見其厚君者至矣，君獨漠然，不以為念耶？」翔卿嘆道：「范公遇我甚厚，其如事關朝廷，力不能救耳。」過了數日，蓮香復說翔卿道：「王太常託君為媒，君順了范爺而違逆其意，今范爺已被不測之罪，所謂唇亡齒寒，禍及己身耳。故為君計，不如收拾到京，兼打探范爺消息，公私兩得，不識君能從否？」翔卿自肯道：「賢妻之言，深為有理。」於是治裝北上不題。

且說錢生便默然跟了紫蕭迤邐出城，只因思憶小姐，心裏搖思。一回忽念著老夫人，未審安否如何？一回又想起趙友梅，不知移徙何處；屈指秋姻懷娠已經七月……真是離愁種種，別緒悠悠。況此時恰值秋末冬初，西風蕭瑟，木葉紛脫，碧空嘹亮，每逢過雁哀鳴，黃菊凝霜，遙見孤村野店，滿目淒涼，越添情況。有昔賢一詩為證。詩曰：

衡門無事閉蒼苔，籬下蕭疏野菊開。  
半夜秋風江色動，滿山寒葉雨聲來。  
雁飛關塞霜初落，書寄鄉山客未回。  
獨坐高窗此時節，一彈瑤瑟自成哀。

——右《秋日即事》

玉河楊柳已蕭蕭，羈思逢秋轉寂寥。  
親舍每疑雲外近，長安翻覺日邊遙。  
浮名肯似蓴鱸美，壯志寧隨皮肉消。  
自笑行藏渾未卜，巫陽堪問竟誰招。

——右《秋日書懷》

離城約有十里之外，忽聞樹林中有人問道，「錢居士何往？」錢生驚訝道：「此處並無相識，卻是何人喚我？」回頭一看，有些面熟，遂即下馬相見。只因遇上那人，使錢生幾乎化做橫亡之鬼。

畢竟喚者何人，且聽下回便知。